

步非烟
作品



武侠十年潮起潮落，你，可曾忘了江湖？

武林客栈

XING LIAN JUAN

武林客栈

星涟卷
XING LIAN JUAN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林客栈·星涟卷 / 步非烟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438-9758-8

I. ①武… II. ①步…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9650号

武林客栈·星涟卷

编 著 者 步非烟
责任编辑 夏新军 曾诗玉
特约编辑 猫 鬼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4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758-8
定 价 29.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叶落洞庭】

第一章 秋风一叶洞庭波

第二章 深山清愁叠翠萝

第三章 万里玉凤度霜河

第四章 欲诉芳心几蹉跎

第五章 报君九死未辞多

第六章 缘觅三生今若何

第七章 血啼长空动天戈

尾声 踏花归去白云歌

【啸血飞鹰】

第一章 酒家楼头白玉衫

第二章 鹰啼长空血色残

第三章 镜湖波深秋意阑

第四章 雪夜剑气欲生寒

第五章 仞利霜天斗青鸾

第六章 欲回天地沧浪间
第七章 此去人间行路难

【空山龙吟】

第一章 日落秋江玉树伤
第二章 四胜乾坤万法藏
第三章 云中相望水弦香
第四章 海棠花乱醉时妆
第五章 脉脉碧血照澄塘
第六章 紫府仙萧来凤凰
第七章 一世魔魔起彷徨
第八章 瑶台飞血战龙狂
第九章 万仞佛山曙色长

【春水流觞】

第一章 玉阁风霜高九重

158 148 141 136 129 123 115 108 102 097 094 087



【再版后记】

第二章 丹书千载玉尘封
第三章 欲借修罗击碧钟
第四章 春山剑雨染葱茏
第五章 旨酒高歌意气浓
第六章 孤月流云恣相逢
第七章 唳然生平块垒胸
第八章 昆吾几度铸玄铜
第九章 清鹤长引月移踪
第十章 秋华暗寂汉王宫
第十一章 此心应舍饲毒龙
第十二章 凤宿桐山罢兰丛
第十三章 洛阳宫殿化为烽
第十四章 鹰唳长空曙色红
第十五章 结缘归去天地空

338

325 315 307 299 284 275 261 245 233 221 203 192 181 170



叶落洞庭





第一章 秋风一叶洞庭波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屋子，基本上没有什么装饰。简单，但绝不简陋。

因为屋子中有一个人。他的衣着也很简单，很随便地坐在一张木凳上，面前的木桌上放着一碗水，清水。

他不动，水也不动。他的眼睛宛如远山，袅袅地一直入青天深处，那清水也涵荡深远，虽在一碗之间，却宛如秋江大壑，渺无尽头。

就因为有这么一个人，所以，这间小小的屋子，就绝不窄仄，也绝不简陋。

他淡淡道：“都准备好了么？”

屋子中只有他一个，但随着他这句话，立即一个影子从暗处窜了出来，俯身道：“是！”

他并没有点头，也没有表示，因为他并不必表示给任何人看。他沉吟了片刻，又道：“每一个人都在他们的位子上么？”

那个影子再度用非常肯定的语气道：“是！”

那人却仿佛还不敢肯定，道：“到现在为止，每一步计划都不差分毫地执行么？”

“是！”

他得到的，仍然是这么一句话，没有多余的一个字，也没有多余的语气。这足以证明他御下是多么的严厉，他的组织，又是多么的有序而有效。

但他的话，却似乎太多了。

像他这样的人，本不必问这么多的。

莫非他所图谋的，实在非常之大，就连他这样的人，都无法掉以轻心？

面对着影子那非常肯定的回答，那人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端起了那碗水。

他是点头给自己看的，清水中，就是他的影子。

这世上，已没有什么人，值得他去回答。

夕阳摇落，洞庭秋波袅袅。

一个灰衣人长身立于君山上，山中秋风吹起他宽大的袍袖，四周无边落木萧萧而下，却没有一片能落在他的身上。

一叶不能加诸身，秋色也为他的气势而惶然退避。

他缓缓抬起眸子，穿过这萧萧木叶，看着那夕阳惨淡的金黄，两道氤氲的彩光从他目中透出，一瞬间，竟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洞悉之下。

而更为奇特的是，他的眼睛竟然是双瞳的。

双瞳重彩，这样的人当今天下只有一个。

——那就是惊动天下的天罗教主崇轩。

天罗教在短短几年间，声誉鹊起，这几月来，更是灭少林，诛武当，血雨腥风，几乎布满整个江湖。而这一切，都出自这个双瞳男子的手下。

武林正道为了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在洞庭召开武林大会，推举武林盟主，一同对付天罗魔教。此事事关重大，行动绝密，戒备森严，所以直到曲终人散，天罗教的人并未前来骚扰，大家方暗自庆幸，然而谁又能想到，魔教教主崇轩竟然就在不远处的君山上，静静看着这一切。

夕阳寂寥，崇轩眼中的彩光，渐渐隐没在暮色中，他的人也似乎和这无尽暮色融为一体。而他心中所想，是再不会有人知道了。

他突然叹息一声，道：“江湖秋水多，浮波人生，又焉知去东去西，往南往北？”

君山寂寥，他周围唯有秋风落木，而这一叹，又是为何人而发？

只听一个淡淡声音从林中传来，“我知道。因为我将往北，而你却向南。”蹄声踢踏，林中暮色融开，一抹白影渐渐幻化成一袭白衣，斜倚在一匹青驴上。

那是一位女子，身上穿了一件洁白的斗篷，就如刚刚开放的白色优昙。青驴在距离灰衣人两丈远处，悄悄地停了下来。

崇轩嘴角浮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这女子正是香巴噶举派女活佛，丹真纳沐，也是他统一武林的最大障碍。在这几个月征战中，她总会出现在最关键的时刻，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一次次向他宣明佛法慈悲，劝他放弃杀戮。

胆敢坏天罗教大计的人，都只有死。

然而奇怪的是，丹真却还好好活着。更奇怪的是，崇轩似乎未想过要杀她。

丹真纳沐纯白的斗篷也被那夕阳染上一丝亮丽的影子，她深深埋藏起来的脸庞显

出了难得的笑意。

崇轩也笑了：“你又怎生知道我必向南？”

丹真淡淡道：“先是少林，再是武当，江湖中的大派，也就剩下峨眉了。天罗教下一个目标，难道不是南下的峨眉山？”

崇轩笑了：“你说的并不错。天罗教的下一个目标，的确是峨眉，而我也的确是要去南方。那你又为何要往北呢？”

丹真并没有回答他，她盈盈的目光直视着崇轩，在温和的夕阳光照下，她的声音也变得柔和起来：“如果是我求你不去南方，你肯不肯答应？”

崇轩似乎没有料想到她这样问，他的声音变了，变得有些像丹真方才的语调，淡淡的，漫不经心的：“这并不是活佛所应说的话。”

这淡淡的语调，正是一种隐藏，每当他采用这种语调的时候，那就是他开始说谎的时候。

丹真非常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也有这个习惯。

他们本就是同一类人。

丹真凝视着他，她深邃的目光似乎想穿透崇轩的瞳仁，直看透他的内心，但崇轩重瞳光芒变幻，却是她无论如何都无法穿透的。

她轻轻叹了口气，道：“如果我放弃活佛的身份，你能否真心地回答我这个问题呢？”

崇轩脸色变了变，丹真双目中的柔光陡盛。崇轩似乎不想与她对视，缓缓转头，望向山下的方向。他叹道：“就算我不去，峨眉派的命运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因为……因为耕耘总是在收获之前就完成了，我过去，只是看一眼我的果实而已。”

丹真目光渐渐黯淡下来，夕阳更沉，将周围渲染得有些阴森森的，丹真轻轻道：“那看来我只能往北去了！”

崇轩的目光却忽然一变，然后缓缓收回，在他的瞳仁里面汇聚成闪动的重叠旋绕光华：“你不必走了，我也不走。”

丹真一怔，道：“为什么？”

崇轩放颜一笑，道：“因为有人留客。”

就随着他这一声，对面的山坳处，突然缓缓走出一个人来。

天还没黑，这人却着一身黑色的夜行衣，紧紧地贴在身上，勾勒出他那野性而健美的身材。他一抖动，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轻轻颤动着，渲染出狂放而精致的力量感。而他，也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

整座君山，连同洞庭的波浪，甚至天上微微露出来的星斗，都被一种奇异的规律左

右着，与这个人统一在了一起。

他一踏出，整座山，都同他连成了一个整体，带动起浩瀚的气势，滔天盖地般压了过来。一时天上的星斗仿佛都眩亮了起来，与脚下的大地组成天罗地网，轰然塌下！

崇轩的脸色更变，他已看出有人伏击，但未想到这伏击竟然强大到如此地步！这竟然结合了奇门遁甲、星象算术、摄心追神、行军布阵等要术，早就在君山中辛苦布置，来骤然发动，截杀自己！

这种由人力带动天行地方，三才浑聚，共营之一击，已经超出了人力抗击的范围，也就是说，向他走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阵法的核心。天下再无人能够接住此时的黑衣人之一击！绝没有人！

那黑衣人脚步踏出，灵活而剽悍，宛如猎豹一般。他那灰褐色的眼睛紧紧盯住崇轩，又仿佛猛兽看到了垂涎的猎物。崇轩敏锐地察觉到，他的每一步踏出，两脚之间的距离都惊人地相同，绝没有一分一毫的差别，就算没有这个伏击之阵，此人也是个极为罕见的高手！

崇轩的脸色再变。

丹真的目光中也闪过一丝惊异：“波旬？”

崇轩目光一闪！

波旬？华音阁最隐秘、最可怕的杀手波旬？

在天罗教兴起之前，华音阁本是江湖中最庞大、神秘的组织。当初天罗教声势逼人，武林中人都以为两派之间必有一番龙争虎斗。然而奇怪的是，一任天罗教横行天下，华音阁却韬光养晦，不理江湖事务。一时传言纷纭，有言华音阁前年内讧，阁主暴毙，元气大伤；有言天罗教与华音阁已暗中结为同盟，共图天下，然而谁也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

而崇轩却知道，他真正的对手，已终于忍不住出手！

而华音阁隐忍数年，这一出手，必然是致命的杀招。

黑衣人波旬的目光一闪，一串裂石般的声音响起：“崇轩，我要杀你！”

惊虹一般的剑气冲天闪起，悍然的山势被这一剑扭曲缠绕，形成巨大的刺目闪眩的龙卷，向着崇轩闪飙而来，这一剑，聚合的不仅仅是波旬的力量，而是整个君山，整个洞庭！

剑势之中，有巍峨的君山之气，又有浩荡的洞庭之势。

崇轩的脸色极为难看，突然抓住丹真，身化落叶，向后飘去，但那剑势来的实在太强，太快，转瞬之间就闪到了崇轩的面前。

崇轩冷哼一声，空着的左手倏然抬起！

就在此时，波旬背后倏然窜出两条黑影，一样矫健的身材，一样剽悍的神情，一样龙卷一样的剑光，轰然前击！

三股剑光聚合，登时增生出无限巨大的力量，崇轩的手才抬到一半，这剑光便破胸而入，怒血箭一般窜出，崇轩一声痛哼，带着丹真远远地摔到了石阶尽头！

这一剑极为凌厉狂放，崇轩一时之间只觉天昏地暗，几乎连身子都站不住了。

就听丹真惊呼道：“你……你怎么样？”

崇轩深深吸了几口气，举指封住伤口的穴道。但那伤口实在太深，仍然有鲜血不住流出。崇轩脸色苍白如纸，但他的声音仍然淡淡的，没有一点改变：“我没事。”

他目注着石阶之下，那三名黑衣人也目注着石阶之上。他们有着一样的相貌，一样的神情，一样的狂悍。突然他们一齐躬身道：“波旬恭送魔教教主。”

崇轩静静地看着他们，那三人却并不上来追击，只呈品字形站在当地。他们三人也完美地同这山、这湖结合为一体，没有丝毫的瑕疵。

只要有一步的移动，他们的阵法就会产生破绽，但他们却连分毫都不移动。

崇轩叹了口气，道：“我们走吧。”

丹真看了波旬一眼，道：“那他们……”

崇轩转身，头也不回地道：“不用担心他们，他们是绝对不会离开半步的。”他笑了笑，道：“所以我们也无法离开君山半步。我知道君山上有座青神庙，里面的素菜大是不错，我们不妨去尝尝。”

他身上的伤口仍在滴血，但他言笑晏晏，姿态潇洒都雅，却没有半点的不自在。这伤口，仿佛不是长在他身上一般。

丹真微一沉吟，点了点头，随着他向山上走去。

暮色渐苍茫，三位黑衣人当山而立，犹如山鬼一般。究竟他们三位都是波旬，还是有两位是波旬的影子？

无论如何，这君山已被他们挡住，却是飞鸟难越了！

清水，又再盛满了白瓷碗，这个碗很平凡，几乎在大小的集市上都能买到。它对面坐着的人并不在乎它的好坏。反正无论用多么好的碗，最后喝的都是碗中的水，而不是碗。

所以这人从来不计较用具的好坏，但碗中的水，却一定要用惠山泉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只喝这一种水。

碗旁边摆着一张纸，跟这碗一样，普通的纸，普通的字，普通的写法：

“崇轩已中剑。”

但此人却一直在沉吟，仿佛这普通的五个字，其中竟蕴含了万种玄机一般。他整整沉吟了一个时辰，放在碗沿上，宛如岩石一样的手指方才缓缓抬了起来，在碗沿上轻轻扣着。立时，微微的涟漪就在碗中荡了起来。

“崇轩已中剑，那么下一个会是谁呢？”

青神庙是个很小的寺院，小到连和尚都没有，寺院也荒废了很久。

崇轩他们到的时候，寺院里已经挤了几个人了，都是被波旬挡住，不能下山的游客。

这个绝杀的计划，实在已很早就筹划了。洞庭君山，也早已被封住。

丹真从斗篷上撕下一块白布，帮崇轩包扎着伤口。但那伤口实在太深、太大，什么布都包不住。鲜血仍然从白布中渗出来，将崇轩的胸前染红。

崇轩的脸色已因失血而苍白，但面容仍很平静。

这世上似乎已没有事情可以让他动容，就算是身上中了这么一剑也一样。

丹真从院中的井里汲了一桶水，倒给崇轩，道：“看来华音阁要将你困在山上，打算饿死你。”

这是句笑话，丹真希望崇轩笑一下，暂缓伤口的疼痛。崇轩却没有理会，沉吟道：“君山物产丰富，恐怕不是一年半载能饿死人的。他们困住了我，恐怕是不想让我下山。”

他的脸上升起一阵忧色：“看来他们要对天罗教动手了。”

丹真点了点头，道：“天罗教已挥师南下，会猎峨嵋，那么华音阁只怕会在峨嵋狙杀天罗。你上山之前，已经安排好了么？”

崇轩点了点头，道：“兵分四路，会师峨嵋，每一路都有他们的任务，不管我下不下命令，四路都会按部就班地行动。但若我被困在了君山中，只怕这便成了峨嵋行动中，最大的弱点，而给了华音阁可乘之机！”

他突然站了起来，道：“我一定要下山！天罗教近万教众，不能死在我手里！”

丹真皱眉道：“你身体这样，怎么下山？”

崇轩不禁一呆，丹真笑道：“或许我可以试一试。我修习的光明成就法，配合你送给我的波罗镜，可以将摄心术的威力发挥至极致，波旬得阵法之助，已不可力敌，但他们的精神，却未必也不可撼动，摄心术……或者是此阵法的唯一克星。”

崇轩点了点头，丹真说的不错，能力敌之时，那便要智取，摄心术只怕是最大的利器。



清水并没有减少，只因那人的思索一刻未止，他也顾不上做别的事情。

“崇轩伤重，那么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他唯一能够调动的力量，就只剩下伴在他身边的丹真了。丹真精擅摄心术，直控人的心灵，加上波罗镜之助，波旬的确挡不住。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的手指轻轻地在水面上划过，手指若有若无地接触着水面，带起极为细小的层层波纹。波纹越来越大，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摄心术控心，那就给她无心之人好了。”

崇轩在丹真的撑扶下，慢慢走下石阶。石阶的尽头是三位波旬，他们头半低着，长剑出鞘，挡在面前。他们似乎是行尸走肉一般，绝不会被任何东西吸引，但若有人走近他们身边三尺，三柄长剑立即就会带着山峦灵气挥斩而下。

这样的剑招，的确不是人力所能抵挡。

崇轩一反常态，他的身上散发着极度浓冽的杀意，汹涌鼓荡，宛如天风海雨，在他的身周摇荡。他的身躯笔直，丝毫看不出受伤的迹象来，他的眼神更为凌厉，冰寒得宛如九天星辰，直照人心底。

虽然崇轩身为天罗教主，人人都知道他的武功极高，但却从无人想到竟然高到如此地步，连横行一时的萧长野，也未必能发出如此气势。

脚步虽慢，但也渐渐逼近了波旬的杀圈。宛如受到了什么驱动一般，三位波旬同时缓慢地动了起来。

崇轩的杀意猛地一窒，接着轰然迸放出去。这正是高手出招的先兆，但崇轩并没有出手，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光华如月的镜子从丹真的手中翻卷着升起，映照着她那极为明亮的双眸，幻化成一团光雾，向波旬罩了下去。

淡淡的光辉宛如实质透出，这就是丹真最强的秘法，摄心术。在大光明镜的催动下，摄心术的威力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

三位波旬同时抬起头来。崇轩的心灵忍不住一震，他们并不是波旬！身上衣服、身材虽然像极了波旬，但，他们却并不是波旬。

因为他们的眼睛多年前就已失去，只剩下六个深深的眼眶。

一瞬之间，崇轩忽然明白了，这又是一条计，一条妙计！眼睛为心灵之门户，丹真的摄心术也就是通过己之眼睛与敌之眼睛施展的，但若对方为无目之人，则摄心术也就无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这将会引起摄心术的反噬！

他一震之下，急忙转头，猛地就听身边传来一声压抑之极的尖啸，一道血箭迎面喷了过来。

这三位盲者的武功，竟也已高到了如此境界，似乎不在波旬之下！

崇轩身子一晃，闪到了丹真的身边，双指聚力，将点了丹真的灵台穴。丹真长呼了口气，缓缓倒了下来。她的面色极为苍白，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着。

摄心术劲力反噬，她所受的伤，更在崇轩之上！

那三名盲者的脸上慢慢绽出一丝笑容，无声地揶揄着。苍茫暮色映照下，他们就如山魃恶鬼一般，将扑上来撕咬对手。

崇轩心经百炼，虽然无惧，心却沉了下去。

敌人显然已将每一步都算准、封死，笃定了不让他下山。

那么攻打峨嵋的近万天罗弟子，下场就更加可虞。

崇轩并没有多想，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一般都不会再去想的。更重要的，是好好抓住手中的东西。他将寺院里唯一剩下的一张床拿自己的衣衫铺好了，扶着丹真躺了上去。寄宿在寺院里的游客们远远看着他们，脸上尽是惊恐。大概在凡俗人的眼中，武林人士大都是穷凶极恶之徒罢。

丹真微笑道：“实在对不住，我未能帮上什么忙。”

崇轩摇头道：“是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连累了你受伤才是。你好好躺着吧，不要多想了。”

丹真道：“那你的教众怎么办？华音阁既然能以这么周密的计划来对付你，想必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而失去了你的领导，他们又有几分胜机？”

崇轩沉吟着，慢慢道：“我做副教主的几年，戮力整顿，天罗教中法度谨严，实已比那些名门正派还要厉害。不管处境怎么恶劣，有了什么变数，那几路都一定会按计划行事。而华音阁只要稍加引导，就会将他们一网打尽，落得个全军覆没。”

丹真道：“你们本来计划什么时候动手？”

崇轩苦笑道：“兵贵神速，就在三天之后。”

丹真幽幽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让你赶下山去，或者传递点消息出去？”

崇轩道：“有自然是有，但恐怕华音阁也早就想到了。”

丹真眉头一皱，道：“不试试怎么知道？嗯，我们可以用信鸽传递消息。”

她撩起斗篷，显露出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赫然盛放着一只白色的信鸽。丹真笑道：“这是我联络信息的方法，所以常带在身上。你写个纸条，通过它送出去，我的人就会按照指示，去跟天罗教众联络的。”

崇轩微笑道：“不必。你只需将它放出去，保管还不离君山，就会被人击下来。”

丹真笑了笑：“怎么可能？这只信鸽乃是天下俊种，岂是常人所能击下的？”

她一扬手，那信鸽盘天而上。但就在此时，突然一阵尖锐之极的啸声传来，那信鸽

忽然笔直地落了下来！

丹真的笑容猛然顿住，她已看清，那是一种网，一种挂满了尖刀的网，高速从空中掠过。实在没有任何鸟类，能够从这种网中挣脱。

丹真说不出话来了。华音阁安排之周密，令她思之不寒而栗。

而这样周密安排的背后，又是怎样庞大的阴谋呢？她想都不敢想。

夜色渐沉，一轮清冷的圆月，孤独地挂在夜空之上。秋夜虫唱，丹真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崇轩担心她的伤势，一直陪伴在不远处。

他忽然对她说了句很奇怪的话：“我为你梳头。”

崇轩的行动更加奇怪，他扶着丹真走到了寺院里，就在月光中拿出一面铜镜，和一柄木梳，将丹真的发髻解开，仔细地梳起头来。

青丝在他的指间流泻，他似乎极为认真，一面梳理，一面搬着镜子左照右照，似乎不放过每一处。最后满意地叹了口气，又将丹真的发髻挽起，送她进了屋子。

丹真却已然呆住。难道崇轩真的被华音阁逼疯了么？



第二章 深山清愁叠翠萝

李清愁终于赶到了峨嵋山下。

他的衣衫已经沾满风尘，清秀的面容上也笼罩着一层忧虑。

天罗教兴起武林浩劫，江湖风雨如晦，他肩负的，正是拯救天下武林正道的重担。

峨嵋自古灵秀，峨嵋派也冠绝天下，实力仅弱于少林武当，名列天下第三大派。是以嵩山顶上，郭敖便与李清愁相约，一去武当，一去峨嵋，搬取救兵。

他们也知道，两派距离嵩山路途遥远，驰援已来不及，因此，此去的目的，更重在通知两派，并告知天罗教几种秘术的弱点。

李清愁在山路上静静地走着。青山含翠，一片宁静，时有野鹤相鸣而过，呈现出悠然的祥和来。李清愁心下稍安。他一路加急跋涉，料想天罗教虽然早有阴谋，但也未必这么快就从嵩山杀到峨嵋。眼见山中气象，仍旧肃穆安静，也就松懈了下来。

他从两河口上山，过白龙洞，来到了白水普贤寺。白水普贤寺即唐朝的白水寺，供奉的乃是普贤骑象铜像。从白水寺上去，就是峨嵋派的势力范围了。

李清愁远远望去，就见白水寺的门口站着两个年轻的女弟子，正在笑嘻嘻地说着什么。他不禁暗自摇了摇头。果然魔教久不来袭，正道大倡，警戒心未免松弛了下来。偌大的峨嵋派，难道就靠这两个女弟子守住么？

那两个女弟子见有客来，便停止了笑语，板起脸孔来，问道：“来人是谁？到我们峨嵋派做什么？”

这话甚是无礼，李清愁心下不悦，但他涵养甚高，拱手笑道：“在下李清愁，前来拜见心音大师，求姐姐引见。”

右边的女弟子皱眉道：“掌门去洞庭参加武林大会，至今还未回来，如今掌门之职



由心清师叔代管。”

李清愁一路奔波，尚不知道武林大会的事情，顿时一怔。又道：“那就请通报一下心清大师。”

那女弟子道：“李施主，你来拜访敝派，峨嵋举山皆沐荣光。只是心清师叔近年习静，未必肯见客。我们且通报了，听掌门的意思吧。”

说着，躬身导行。李清愁长揖道：“有劳了。”

一行三人自莲花石过洗象池，来到了金顶，这就是峨嵋派的根本重地，也是心清师太的驻锡之地。当下通报进去。

不时，大殿之中隐隐传来九声清磬，那女弟子失望道：“掌门师叔正在静修中，不见外客。李施主，这可对不住了。”

李清愁摇了摇头，突然提声道：“巫山李清愁，前来拜见心清大师！”

这一下乃是他用丹田中的一口清气震发，宛如龙吟一般，盘旋直上，瞬间逼到山顶高处，然后轰然散开，直震得整座峨嵋山都簌簌作响。但大殿之中松荫寂寂，却是什么回音都没有。

两名女弟子脸上变色，道：“李施主千万不可冒失，师叔静修，不可中断，施主请改日再来吧。”

李清愁微笑摇了摇头，再次提声道：“正道将亡，心清大师独善一身，又能如何？”

这一声更加嘹亮，穿云贯日直上，轰轰发发，余声久久不绝。忽然一个沉然的声音重重道：“何方英雄，在峨嵋金顶大呼小叫？”

李清愁抬目望时，就见金顶石阶之上，站着一个灰袍老尼姑，面沉如水，一双锐利的眼神，正紧紧地盯在他的脸上。这尼姑身材极为瘦小，一身僧袍显得极为宽大。但却自然有一股沉雄的气势，宛如巍峨高山一般，凌空压了下来。

还未等李清愁开口，轩碧急忙低声道：“这是心明师叔，心清师父不在的时候，就由心明师叔来代行责罚。”

李清愁正要躬身施礼，但他忽然顿住了，微一沉吟，他决定要激心清师太出来。于是冷冷道：“你不是心清？那出来做什么？”

心明师太重重地哼了一声，道：“掌门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回去吧！”

李清愁淡淡道：“不见到心清师太，我是不会回去的。”

心明师太脸上灰色更重，恍惚之间，她的身材似乎更矮了半分，但身上宽大的僧袍，却无风自动，渐渐鼓胀了起来。两只低垂的袖子，也饱满，充起。倏然之间，她双袖齐动，眨眼之间，泛起万千袖影，向着李清愁一齐压了下来。